

徐文長文集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跋

文長短幅最濬逸才雋手滑有晉人風韻宋
人理味

新建公少年書董子命題其後

重其人宜無所不重也。况書乎。重其書宜無所不重也。况早年力完之書乎。重其力完宜無所不重也。况

題乎。董君某得新建公早年書。願以題命我。

書石梁鴈宕圖後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於彼。苦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啜一甌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描青抹綠。幾若真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絕。雖比苦茗。尚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畧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真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杖大小龍。遂更作何說。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羣鳳爲鶻所掠翎羽騰閃拊
袂變滅之詭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屬意
理也哉。

書畫後

仙人以道勝女婦以貌勝有人觀神仙於畫中則與
一遇之及果遇之道未嘗不道也而人曰此非道也
如昌黎之於其從子雖至親而猶不得相信觀女婦
於畫中則與一遇之及果遇之貌未嘗貌也而人曰

此貌也。如登徒之於其妻，雖至陋而猶不以爲媼。是於道也，抑何許而於貌也，抑何恕耶。予偶觀此於某君館，令書故書之如此，爲昧者言耳。某君信道於早，而予讐貌於晚，不煩風與警觀者當自得之。

書茆氏石刻

金華宋先生之重也，以道卒用於學士也，以文世珍其書。謂多由此，然即使不道不文，書亦自珍也。豐考功晚痺而趺，株連臂腕於書，不無少妨，而歸安茆君康伯購而簡刻去，乃並是兩公盛年五合時物，其寄

我以題雖非其人然殊快一飽。語云匪跣逐曷鞞肉。
送畫於寺書其左

右梵景乃塞僧所贈相傳爲李伯時筆細閱之信非
伯時不能也題於上方者曰西河溥當亦非俗髡但
不省爲何代人惜其手書亡矣代書者稍習文待詔
體亦不俗今以歸華嚴寺清公之徒曰某供養之如
蘇長公舍四板菩薩例噫亦都安哉

書蘇長公維摩贊墨蹟

予夙慕大蘇公書然閱覽止從金石本耳鮮得其蹟

馬子某博古而獲此予始幸一見之必欲定其真贗者則取公之贊維摩中語而答之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

書米南宮墨蹟

閻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辟之朔漠萬馬驂騮獨先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善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爲

尤媚。然可以爲稿澁頑麤。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書李北海帖

李北海此帖。遇難布處。字字侵讓。互用位置之法。獨高於人。世謂集賢師之。亦得其皮耳。蓋詳於肉而畧

於骨辟如折枝海棠。不連鐵榦。添粧則可。生意却虧。
書陳山人九臯氏三卉後

陶者間有變。則爲奇品。更欲效之。則盡薪竭鈞。而不可復。予見山人卉多矣。曩在日遺予者。不下十數紙。皆不及此三品之佳。瀚然而雲瑩。然而雨泫。泫然而露也。殆所謂陶之變耶。

書八淵明卷後

覽淵明貌不能灼知其爲誰。然灼知其爲妙品也。往在京邸。見顧愷之粉本。曰斷琴者。殆類是。蓋晉時顧

陸輩筆精勻圓勁淨本古篆書家象形意其後爲張僧繇閻立本最後乃有吳道子李伯時卽稍變猶知宗之迨草書盛行乃始有寫意畫又一變也卷中貌凡八人而八猶一如取諸影僮僕策杖亦靡不歷歷可相印其不苟如此可以想見其人矣。

書沈徵君周畫

世傳沈徵君畫多寫意而草草者倍佳如此卷者乃其一也然予少客吳中見其所爲淵明對客彈阮兩人軀高可二尺許數古本亂雲靄中其高再倍之作

細描秀潤絕類趙文敏杜懼男比。又見姑蘇八景卷精緻入絲毫。而人眇小止一豆。惟工如此。此草者之所以益妙也。不然將善趨而不善走。有是理乎。

書謝叟時臣淵明卷爲葛公且

吳中畫多惜墨。謝老用墨頗侈。其鄉訝之。觀場而矮者相附和。十幾八九。不知畫病不病。不在墨重與輕。在生動與不生動耳。飛燕玉環。纖穠縣絕。使兩王易地。絕不相入。今妙於鑒者。從旁睨之。皆不妨於傾國。古人論畫已如此矣。矧畫乎。謝老嘗至越。最後至杭。

遺子素可四五並爽甚一去而絕筆矣今復見此能無慨然

書朱太僕十七帖

子少時似聞學使者蕭公言兀术括南中寶物裝數舟載以去卒沈於河而十七帖石數片在其中至是石起於濟河者卽此本也滿刺人能辨寶術虜耳舍馬上物宜無知而顧亦識此旣又不隨以往也此亦真神物矣哉然斯言也蕭亦得於傳聞未必然也子又見吳中晚刻別本引言謂勝此亦未必然也

又跋於後

昨過人家園榭中。見珍花異果。繡地參天。而野藤刺
蔓交戛其間。顧問主人曰。何得濫放此輩。主人曰。然
然去此亦不成園也。予拙於書。朱使君令予首尾是
帖意。或近是說耶。

跋書卷尾

沈徵君啓南畫大約如伯陽初生。便堪几杖。是謂稚
中藏老。又如謝道媪。雖是夫人。却有林下風韻。是謂
秀中現雅。而大蘇評靖節詩亦云。由腴而造平淡。辟

食石蜜。中邊皆甜。因知評別啓南如此則真不如此。則廣而此卷者固已如此矣。誣以廣得乎。董文舉老骨董也。高直收之。詎墮誤賞。

又

董文堯章一日持二卷命書其一。沈徵君畫其一。祝京兆希哲行書鉗其尾。以余試而祝此書稍謹。歛。放不折。梭余久乃得之。曰。凡物神者則善變。此祝京兆變也。他人烏能辨。文弛其尾。坐客大笑。

大蘇所書金剛經石刻

論書者云多似其人蘇文忠人逸也而書則莊文忠
書法顏至比杜少陵之詩昌黎之文吳道子之畫蓋
顏之書卽莊亦未嘗不逸也金剛楞伽二經並達磨
首舉以付學人者而文忠並兩書之金剛此帖是也
楞伽以付金山參寥余過金山問文忠玉帶所傳鎮
山門者亦爲頑僧質錢充口腹矣况經乎儻得如此
帖摹勒傳人間亦幸也惜過時失問

讀餘生子傳

上虞葛子景文者一日方晏集息忽絕既而忽生因

目其生爲餘也。號餘生子自爲傳。號餘生子傳子取而讀之曰異哉。生之餘也。天其獨厚於葛子乎。楚之南有泰氏屯氏者。均畜萬金。一夕均燬於火。幾乞矣。幸而均取於火。又均得其餘。其一人善畜之以好施。而崇福。其一人不善畜之以忤時。而賈禍。則餘者不如無餘者之爲愈也。曩吾見葛子於其寓。有道人也。其後絕而復甦也。遂訪余於理。視曩所見。蓋益進於道矣。其於其傳中已所云。朝聞夕死。蓋允蹈之者。故其處也恒安。其善用其餘。生以崇福。若所謂泰氏者。

歟前年逆有陰變起而九自裁死與葛子同也幸而九不死生與葛子同也顧蹶蹶然置身於理是進道與葛子異也故其處也恒危其不善用其餘生以買禍若所謂屯氏者歟一禍之一福之謂餘生獨厚於葛子可也然一進於道一不進於道謂餘生獨厚於葛子不可也

書馬君所藏王新建公墨蹟

古人論右軍以書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書今觀茲墨蹟非不翩翩然鳳翥而龍蟠也使其

人少亞於書則書且得矣而今重其人不翅於錢羅其書僅得於銖書之遇不遇固如此哉然而猶得號於人曰此新建王先生書也亦幸矣馬君博古君子也哀先生之書如此其多將重先生之書耶抑重生之人耶

書吳子所藏畫

閱吳子所藏紅梅雙鵲畫當是倪元鎮筆而名姓印章則並王元章豈當時倪適王所戲成此而遂用其章耶近世有人傳虞世南草書大徑五六寸絕不

類世南其所書詩又是李白杜甫所作，去世南生時遠甚，而其印文十字，乃是華蓋殿大學士虞世南書。夫唐時何嘗有此殿名，又何嘗有此官？又印內文從來何嘗有結一書字者，並大可笑也。此蓋本朝夏閣老言書耳。夏老固亦號能書，然比於世南奚翅醜婦效西子顰，若元鎮之效元章，則南威偶效西子也。閱畫時適人以夏書來評，并記之。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與耳，鈇而較。

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書紅眼公傳

志有之水柔人狎而玩之。火烈人望而畏之。稽諸吾鄉人。水蹈江涉濤以求沒者。子於親徃徃有之。無待於丈夫而後能也。若所謂娥者。蓋屢著矣。至於耽鬱攸輕燎原與祝融回祿爭雄捷以破其圍而出其所。

名
卷之二
七
佑所灼者雖曰僅兩瞳子睚耳而癥痕烈然爲朱孔
湯是以紅眼公名聞於世此與蹈水者奚可同日道
哉紅眼之後世趙君煉者予家世親也爲予道其事
因得柳君所爲傳觀之而敬書其後是日也予感忠
孝節廉事而有醜於賊臣背子垢婦人也目光閃閃
若曙星不啻晉人所云在牛背上者抑不知眼之紅
於翁曩昔何如耶

書新建公二序手稿

曹操書余未及見而文公謂放之公書天風海濤乃

近元常元常魏人蓋操亦放之耶曩歛人持文公箋
學庸稿本來相質特似今所見新建公送兩府官序
稿大約俱草草而二大儒之爲儒則同故書法亦暗
合耶兩序稿點竄不數字而世相傳溫公通鑑稿本
多真書點竄亦僅僅兩公端慎殆亦暗合耶送劉府
者自舉爵以後送費府者自橋踰以後大是警策而
今全集中並逸知所逸者不少矣

跋司馬公草書

司馬伯通先生弘正間材傑也其草書倣聖母帖聖

母帖卽懷素上人書而聖母別是一家司馬書與張
南安東海翁書皆宗聖母帖也聖母帖有蝸牛及老
科斗脚肥者及縫衣匠剪子者皆是法未可以微疵
而短其醇伯通仕業亦豪俊其詩多清豁罷官書門
榜云獨呼明月常倍醉不負青天早放閒人至今誦
之

趙文敏墨蹟洛神賦

古人論真行與篆隸辨圓方者微有不同真行始於
動中以靜終以媚媚者蓋鋒稍溢出其名曰姿態鋒

太蕪則媚隱。太正則媚蕪。而不悅。故大蘇寬之以側
筆取研之說。趙文敏師李北海。淨均也。媚則趙勝李。
動則李勝趙。夫子建見甄氏而深悅之。媚勝也。後人
未見甄氏。讀子建賦。無不深悅之者。嗚呼。媚亦勝也。

書草玄堂稿後

始女子之來嫁於壻家也。朱之粉之倩之顰之步不
敢越裾語不敢見齒。不如是則以爲非女子之態也。
迨數十年。長子孫而近嫗姥。於是黜朱粉。罷倩顰。橫
步之所加。莫非問耕織於奴婢。橫口之所語。莫非呼

雞豕於圈槽甚至齧齒而笑蓬首而搔蓋回視向之
所謂態者真赧然以爲粧綴取憐矯真飾偽之物而
娣奴者猶望其宛宛嬰嬰也不亦可嘆也哉渭之學
爲詩也泠於昔而頽且放於今也頗有類於是其爲
娣奴哂也多矣今校酈君之詩而恍然契肅然歛容
焉蓋真得先我而老之娣奴矣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二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贊

諸贊趣味依稀處直逼長公

觀音大士贊

一觀音法而有二評法華他機楞嚴自行溫陵孤山
又備兩經真者有兩畫者亦然一似道子一似龍孫
合兩爲一妙哉俞了之贊

白描觀音大士贊

大士觀音道以耳入卅二其相化門非一而此貌師
繪不着色似吳道子取石以勒

題大士圖

介亭要于高蓮葉
觀音從偈其上

萬里波濤琉璃拍天燬鬚魚鬣鱗尾蜃涎靡不照澈
如鏡照鈿儼此大士筏彼海蓮一塵不動而百魅伏
跽問何以故曰吾不用何以而亦莫知其然

提魚觀音圖贊

潑刺潑刺婀娜婀娜金剛法華一棍打破瞞得馬郎

瞞不得我

折蘆達磨贊

片蘆長江。隻鞋葱領。弄此伎倆。作傀儡影。我諦思之。必傳者訛。麻姑被晒。擲米成砂。

伏虎畫贊

我觀伏虎。曲蟠以枕。諸繪鮐視。茲獨以寢。秘威如待。不覺愈猛。裴旻遇之。應手弓落。李膺夜行。蓋冰以却。書瀘水羅漢畫贊

諸江河水。若彼微蟲。爲有性命。爲無性命。爲俱有怪。

命爲俱無性命若俱有者蟲旣應生水何獨受烹煎
燒煮諸苦毒楚若俱無者水旣應烹亦應煮蟲云何
瀘蟲煮水作是分別若謂蟲則含靈水無知覺諦觀
二物蟲體泳游水含流性得躍爲蟲付流卽水覺與
不覺有何差別辟如有人發心愛惜豕馬牛羊不忍
宰殺而於鱗魚蝦蚌妄加解剝或亦於諸蝦魚鱗蚌
心生愛惜於彼草木斬刈無遺彼諸有物大小動植
體則不同所含生性等無有二云何殺彼舍此起分
別心瀘蟲煮水亦復如是弟子迷惑不能通曉是義

惟大羅漢正坐諦觀作何解說宜豁迷悶弟子徐澤
合掌禮拜而作是語

蓮葉大士贊

謂船是紙梢公是鐵梢公尚然况大菩薩

東方朔竊桃圖贊

竊攘匪污詣射相角無所不可道在戲謔

純陽子圖贊

并序

世所傳純陽翁象皆本其傳中所載記者人
望而識之也是圖與世所傳者特異相沿謂

翁於近世示現人間其狀貌若此故人得接
而聞之說紛紛不一中軍陳侯雅尚道術既
喜得斯圖於其友人遂令予贊之

昔圖若彼今圖若此昔耶今耶一純陽子凡涉有形
如露泡電以顏色求終不可見知彼亦凡即知我仙
勿謂學人此語墮禪

梓潼像贊

伏淮帝君三十餘化生民之初一十七世爲士大夫
當帝爲星神在翼張棲帝於蜀神在岷江寫帝於緣

神在丹青遍諸沙界無非帝所志孝文武靡疇不許
矧茲桂籙如海一粟豈舍此雋異而以與執

又

帝君生當周之紀身士大夫十七世自茲以往生知
幾人間萬事靡不理柄司文章其一耳我昔聞之古
所謂文非筆墨子經史懷柔萬民德遐邇帝君作吏
文德丕翮然騎龍馭箕尾人傳文章帝君事辟如大
海一滴水爲龍爲神宵夢裡素靈御攬暗韓子如此
之云俱幻詭馬君供帝姚子繪圖也作贊幾於戲帝

卷之三十一 七十一
君之事亦眇昧陰陽兩言是真諦

三教圖贊

三公伊何宜尼。聃墨謂其旨。極轅北舟南。以予觀之。如首脊尾。應時設教。罔通不泥。誰爲繪此。三公一堂。大海成冰。一滴四方。

四老圖贊

乘者鹿羊牛也。而非車馬。蒼頭奔奔然者。有昂然之氣也。而不稱平野。四老者之偉而髯也。或以爲商顏。米芝之輩。鴻飛冥冥矣。而胡爲乎淺水。平山將舍郊。

而入郭等少年之游治。抑以爲應孝惠之招矣。而未見馳漢廷之使者。安得起留侯於九原而辨其玉之與瓦。

四仙圖贊

色身不全。謂非法器。此虛言耳。神光斷臂。鐵拐

又

是宜土昇爲神仙。祖無呈礙。心是活子午。鍾離權

又

遍遊人間。翁嘗見八人。不見翁。索翁以形。呂岩

又

當其騎驢不免尋覓今其下驢欲覓何物

張畧

高皇帝像贊

上之巖也天高以覆耶下之豐也地載以厚耶掃孽
胡而握漢統維斯之與味耶眉采耶目河耶唐與虞
之後耶氏以朱耶金天氏之胄耶是爲我 聖祖高
皇帝之面耶部耶

一品三公圖贊

漢官博執取金五鳥示法戒遲師授以棗古人托喻

似拙而巧，誰爲繪此一品？三公揆厥所喻，意與古同。君子得之，尤爲吉徵。

鳴教出所藏郭畫一叟持玄物，類石方長數寸，開口語又所携竹筐中植一小旛置道旁。一叟聽其語，執冊肘若却避，然令贊之。

初觀三叟爲默，爲語似有所授。及諦觀之，默然以墮。有物在手，體玄守黑，曰：此真詮爲天地母，是宜聽者。委其陳編，驚却其肘，樹表於筐。如賈用售，則不可究。

自書小像贊

吾生而肥弱冠而羸不勝衣既立而復漸以肥乃至於若斯圖之痴痴也蓋年以歷於知非然則今日之癡癡安知其不復羸羸以庶幾於山澤之癯耶而人又安得執斯圖以刻舟而守株噫龍耶豬耶鶴耶鳧耶蝶栩栩耶周遼遼耶疇知其初耶

又

以千工手鑄一佛貌泥範出冶競誇已肖付萬目觀目有殊照評亦隨之與工同調貌于多矣歷知非年工者目者評者如前偶兒在側令師貌之貌兒頗肖

父肖可知今肥昔癯人謂癯勝冶氏增銅器敢不聽

商大公子贊

公子爲誰特專龍經雅志林壑築室土城授鄙以記
刻之貞珉當始弱冠面白鬚青久矣未面瞻圖之形
頰須竹朗頰姿玉晶觀其所養占其所成

余東白贊

古濠劉公來牧我邑授簡試子子年十一試子何所
余翁之宅公侯大吏借館於子子訟亡奴執狀以須
當斯之時東白未生計東白世乃翁之孫翁旣徂矣

公亦仆矣。大馬踰耄，倏且枯矣。東白都矣，令譽數矣。自越而西，聞東吳矣。植桐與焦，隨寓居矣。此君一日，何可無矣。懿哉東白，寧非夫矣。言念劉公，館公閣矣。屈指其歲六十餘矣，贊圖而起，擲筆嗟矣。

宗侄像贊

色如芙蓉，兼兼頰頰。入市而歸，投果滿車。四十如此，三十當何如。

文

北風五十須，不可數歸鴈。夕霞芙蓉秋浦。

又

六十之年去五十近相睽幾何。至不可認矧再十齡。
胡驀逢而不誰何以問。

婁叟像贊

數年之前令我書貌。頃復令我書覺。微倍老書儻再二。
老應更倍願叟百年。屢書屢繪。

吳君像贊

雙輔承顛有物。朗匣笑語之間。林竹振頰圖且改觀。
况觀其真。未見有此美髭矣。而不樹勳名。

郁君小像贊 面天鰲者

瓜。匏。白。肥。但。可。淹。沮。松。柏。多。鱗。乃。中。梁。柱。相。君。之。貌。
安。得。不。去。彼。而。取。此。

書馬策之像贊

清。嘯。玄。談。惟。頽。是。助。辟。彼。林。竹。風。生。而。殺。怒。風。歇。竹。
凝。脩。然。其。止。肅。然。其。理。良。亦。有。斐。然。則。靜。且。默。也。未。
嘗。不。宜。於。頽。也。

范子小像贊

范家駒日千里卜新居近其止贈我雙魚尺牘

王子小像贊

相君之肥飽德於中所以不願人之膏粱古人有言
有後於魯不果徵乎穀也豐下

傅子像贊

傅能書梅復善琴

梅花一物也而君枝兩精之一出於臺一出於絲人
貌君儀宜其爲瀟然之姿予遠而望之梅爲君也蒼
然若檨株拘

柳生小像贊

都昌五子肖厥考元穀軀幹特短小軀則短小文甚

藻辟如馬氏有白眉白眉用以別五常短小亦用別
弟兄

許伯熙像贊

古人力道戰勝而肥亦曰壯夫其鬚如戟彼貌像者
爲誰兼而有之可以知其中之所得迫而視之吾所
與士之林文中虎其貌古其姓許

草誦

并序

王懋新自剡携小草八九葉懸於空中凡五
年不甚叢生而亦不死暴烈日中愈青暢相

沿名仙草予攘而得之戲爲之謔時酒酣
蕭女臣作挽詩故末句云

青青之草麗而匪麗將歸五霜彼知其幾遇風而化
得羽之氣豈河上丈人之神爲造物者蟲臂鼠肝之
也而零星於是帶乎上不在天下不在地中不在人
是其夙世之能沁而今輪迴漂轉適墮其習緣也猶
超然於空際乎噫人皆知不死者之爲不死矣孰知
死者之爲不死而盍問之於吾友之蕭季平

題鳩

爾性何拙何不能纏紀而何爲好奪山有喬木水有
垂蘿爾不能取其皮而爲其窩豈無陰雨時取彼斧
柯而啄之嘴咀而瓜之爬羅上棟下宇前堂後楹維
鵲爲之爾享其成徒珍其頸徒班其翎豈不能潤屋
而能潤身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銘

諸銘文自情生豈曰法古然却居然大雅

歛石硯銘

并序

出歛西門步長橋望黃山羣峰插天如劔戟
入門就小肆用錢二百五十貨得此石雲紋
而寶沙照日中瑟瑟若東夷所鑿屏扇然以

墨易膠稍乾爲磁吸鐵龍尾之佳者也時王仲房賞之曰轉博可得錢千五百久之歛容從獄中持歸爲余斲兩碁而復璞以來余將寄斲於吳而先銘之如左

市於歛歸於越復返於歛終來歸於越石耶能忘情耶銘於若盧斲於吳安保其終於吾人耶能有情耶

歛石硯銘

俱金星玄色

不食肉色故墨君子效之絕葷以養德不聚金布則星君子效之散財以養身

又

長弘血老千年。黜女媧。剖取三垣。宿鉅橋。撒粟一掬。
朽亭長。左股畫不守。雲興水泳。龍夜吼。

端石銘

端石之嘉。長墨有聲。如蠅跋沙。斯乃然耶。翩翩公子。
夢筆生花。

又

鸚鵡之眸。有無不足。求人且病。眸爲石之流。

端石螭硯銘

領則燕而虎爲頭。匪則螭而鸚鵡爲之。睥彼飛而食
肉。此飛而飲於流墨。卿耳何足以侯。

無眼端石銘

鸚鵡之日偶端石。或取以驗真。或指以爲疾。我則不
然。問果落墨不落墨。

馬策之端研銘

端紫鸚鵡睛。此俗見。孰不能。此端紫。乏鸚鵡以塵。

隴麋岷刀削玉

又

小端稠墨捷。翡翠之削。金毫屢閣而不染。赧難爲乎。
苦吟。

鼉磯研銘

稠喻康。一何捷。敗頽兇。猛於獵馬。善走必蹄。齒才難
哉。

又

拔中山。吾女訝。猶勝彼。攻卽墨者。終歲而不能下。

鼎研銘

硯面闊徑尺。沼寸亦圓。
而橫墜井之足極短。

背之日。鼎其腹。烏三足。雖蹲以馳。迅義較而之。月吐。

蟻。啄。沼。勺。水。鬼。微。復。寸。冰。毫。分。宛。如。胸。面。之。雲。陰。靡。
與。寸。膚。用。以。雨。蒼。生。

破膽磬銘

并序

家藏古白磁膽甌嘗採梅枝浸之歷春夏花
而實後破於冰考其聲類洵瀆嘉石取其半
縣齋中銘曰破膽磬

膽之成水入空出以養其莖目觀其色之榮膽之冰
水出空人以縣其傾耳聞其聲之鏗一山一人爲聲
爲色見聞別差妙性不忒

刺匣銘

如鬼如帝。一物今達爾司。其滕操而不發。外貌則淺。實折其裏。古有藏名。其殆謂子。

篆櫝銘

嘻。吾何嘗不吏於茲世哉。塵以外吾悉得。而主之。故置符無拘。陟黜也不時。故目亦不一。其除其所奏。記者始初之堂。闢白者。裴笠之鄉。而一爲檄。召則維。猿鶴之章。苟一用於塵內。朱數日而不揚。敢告爾櫝。庶謹其藏。

竹秘閣銘

大書懸臂，小則不能臂，濡於墨而漬於紙，何以異於
夏月之蠅，不懸而懸，惟女勃。

又

中書大書，用肘與腕，蠅頭蚊脚，握中其管，閣以擎之，
墨不流肘，刻竹爲閣，創驚妙手，妙手爲誰，應堯張奧，
書積銘

噫，此古之所謂博學君子者，與歛而閉之，惟木扣而
取之，惟欲入耳出口，小人之腹。

又

古人已死君何讀弗得其精今何異爾積。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三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記

蜀漢關侯祠記 文色蒼然

馬水口爲備胡要地。舊以其任付守備。比始用廷
議。設叅將一領。卒三千人。以鎮之。謂遼東李君某爲
今寧遠伯冢嗣。世稱名將家子。往鎮莫宜。詔曰。可。
君至。則一省關權。令貨趨集。便卒需卒。死無以葬。則

出已鏹爲死者棺殮飯祝異時卒馬死王將得自補
馬操其羸直公悉不然勞逸苦甘與卒共有旣又節
縮已奉度可搆塗乃顧視北門從萬山中得靈秀所
作廈一區爲殿者二爲門者一竝足三楹兩廡翼之
甃蓋材工靡不緻好蠲卜時日奉蜀漢前將軍關侯
象以居之歲時伏臘卦羊豕吹鏡歌樂用以侑神已
乃促騎抵燕迓予以來而以記屬予過君請曰何居
君曰某不敏生而慕忠孝節義人而蜀侯爲最著歿
而爲神又惟侯爲最靈曩在遼從大人逐胡夢寐見

之若有所感。今茲門以北數程，胡落也。于世受國
恩，爲國備亭障，正如孝子之奉慈親，卽有病癢，宜無
所不至。豈憑恃剗療，遂廢禱于神，祇于應之曰：郅都
在漢，匈奴憚之，迨其歿也，爲偶以射，竟莫能中。侯勇
義朗映，華夷所嚴，非郅都比。矧生者有公輩，在胡如
有知，寧敢望馬水發一矢耶。至於史所稱侯愛惜士
卒，獨悔媿士大夫，愚以爲卽使有之，特加於請昏之
狡吳芳與士仁等之携貳，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
非可與語於士大夫。君旣惜士卒，至賓客賢豪，靡不

倒屣虛左是與善學侯者君之祠侯宜莫宜於此矣
某謹爲書曰祠始於某年月日越若干日而成費金
若干董役者爲某官某

坐臥房記 簡致

凡人居一室之中晝則坐夜則臥坐則箕焉臥
則蛇焉龍焉此夢覺之常耳人孰不然而青野子願
作室而房之而名之而使予記之何居莊周有言夔
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謂行者不如無
行者之妙也行者動以形也無行者動以神也無形

之動是之謂至動然則不必不行也不必行也而一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觀萬有通晝夜一夢覺而無不知不然其坐也箕焉弓焉而已矣其臥也蛇焉龍焉而已矣人皆能之而青野子何以之而名房哉

西施山書舍記

與長公凌虛臺記差近

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越絕若吳越春秋並稱土城後人始易以今名然亦曰土城山蓋句踐作宮其間以教西施鄭旦而用以獻吳又曰恐女樸鄙故令近大道則當其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更數千年王者

不可問矣。商伯子用值若干而有之，山高不過數仞，而叢灌疎篁亦鮮，澄可悅。上有臺，臺東有亭，西有書舍，數礎舍後有池，以倚東外折斷水以菱，而亭之前則仍其舊，曰脂粉塘，無所改。出東南西而山者聳秀，不可悉悉，名山也。遠其舍而畝者，水者不可以目盡，以田以漁以桑者，盡畝與水無不然。余少時莒躬於此而樂之，茲伯子使余記，余雖以病阻，其鶴然尚能憶之也。率如此，嗟夫！土城一山耳，始以粉黛歌舞之，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而今變而且遷之一旦，寥寥。

然爲墟落田夫野老耕釣徘徊於其間或拾其墮釵於鋤掘迨於陰晦又往往詫野火轉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宜無不感而嗟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至其易治以樸易優伎以農桑本業專而譁俗厚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伯子聰敏擅文舉達事變試從讀書暇一登茲山而望之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姑取而咀之儻亦一解願耶伯子名濬字景哲

函三館記

辭達而爽

吾儒曰三才老曰三生萬物而冠之曰一生三乃釋也則不立言矣卽一字且掃抹之矣而况於三乎乃其舉世界之中之外之諸有至於竭恒沙之數而不可殫卽隸首復與弧矢勾股操其法日百億聚其徒用其百億徒之指以礫碌奇偶而乘除之亦日且不給矣又何貴於萬與生萬者之三與生三者之一哉然則爲儒者將何居曰一非自能一也從無而有一也三非自能三也從無而有三也萬非自能萬也從無而有萬也辟之生人然一者始生祖也三者父也

萬者子與孫也。孫孫子子相爲無窮也。則上古未生
人之前，祖從何而生哉。知此則爲儒者知所以居矣。
陳子起，侯名汝元，別號太一，以小戴禮舉明經。今爲
文學於郡者，抱美質外醇而中茂，志淵以勤，意不欲
沾沾稅駕於小儒，乃作館藏書，動以博文靜以觀妙，
晝夜孜孜，若有端倪，命館曰函三，記則屬余。余憶函
三之說，雖出於小戴註家，乃昉於弄丸公之皇極經
世而弄丸公之於此也，余莫得而闢其門，又頗憶河
南青田及考亭五先生闢其門矣。至其自檢亦各謂

未得入其奧，然而後之秉道權者，往往以孔門正派
印五先生也，而以數爲支流也，則似稍稍微詆弄，尤
公也，則數之與道，果孰爲左，而孰爲右，非闖其門而
未得，若區區者所可幾也，乃文學則必籌之熟矣，抑
余右所云無也者，祖者非敢以虛無之無，濶文學乃
謂萬有本於無，欲文學謹未發之中之謂也，夫儒叅
三才者也，一中立而天地位，萬物育，故子雲以爲非
此則止於伎，雖然寧有通天通地矣，顧不能遊人耶
子雲亦謬儒矣，周王季三氏大君子無所同也，用所

不同也。將各各普於世者同也。而一爲經一爲出者不同也。

游五泄記 古崎

萬曆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偕王圖吳系馬策牲五泄初宿謝家橋明日雨山行驢不可負莫至楓橋駱君意舍止焉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又明日飲懷遠罷入化城寺又明日陳君心學來又明日飲於陳君止焉又明日午始霽遂行兩宿而至五泄寺是爲至日遂登已而大霧窮宇內不見寸形渾若未闢忽復

霧遂窮五泄下題名鑄寺之石鼓是夕雪明日午復
霽往觀七十二峰攀捫裸厲陟自西潭以漲甚返又
明日陟四泄之對岫觀四泄下飯於寺遂裝以歸踰
響鑊紫閣長青三嶺日仄至洞巖寺飯罷已燈僧祖
福縛炬請觀洞巖入至第三洞之鱉口洞故有外屏
近爲占洞者所壞泥入壅鱉口仄又明日黎飯復行
入湖船一夕而至金家嶼甫明踰兩小嶺午泛離渚
日仄抵家是觀也洞巖奇於陰五泄奇於陽而七十
二峰兩壁夾一壑時明時幽時曠時逼奇於陰陽之

間以余評之殆莫勝於五泄借物以形容之終不足
蘇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山上瀑布三十仞雷輓電
散未易名狀大略似項羽破章邯時庶幾近之矣是
行也去來凡十有三日陸行三百里水行百三十里
宿於駱四夕於途如之於陳一夕於寺再宿於陳余
墮驢者二越溪而溺者一濡者四五驢蹶於巔者三
諸子淖而跌者弗論也得詩二十首每作諸子必和
之

關記

代

周匝通顯

前知府富順湯公紹恩之闡三江也事具陶莊敏記
中至於今五十年無以潦告者膠石以灰秣久而剝
石因之亦少泐水日夜走罅中顧有以旱告者矣萬
曆癸未宣城蕭君某以戶部郎中來知紹問俗所苦
知而往視之得所以白其事於省諸大吏許之協其
議於僚二三君令判府楊公某專其治而屬工於縣
丞某出庫羨銀若干兩役夫若干人用冶錫室所泐
竝發巨石四凸其兩顛而規之凸以枕上流凹以銜
舊甃匱包之令水不得越新包齒舊甃銜之際冶鐵

爲小腰以錮之其於舊蹇如車有輔如齒有唇倍壯
且久君雨雪躬往幾月而成成以予同年也謬以記
告曰無他以屬後也予嘗聞父老言始湯侯時以民
苦潦其故役三江及役而民又爭以病告此猶可委
曰初不知利如此也而今則知之矣最可委又不過
曰湯費則課畝役則槩發丁也而今蕭侯費則庫羨
役則民日予銀三分役兵兵嘗有顧則予二不課畝
槩發丁矣而尚有以不便歸蕭侯若曩昔湯侯者則
後之便蕭侯者安知不如今之便湯侯者耶始麇裘

繼衮衣始病褚五繼美誨殖下之難調蓋自古而已
然矣。閘濤而啓不時則海畝者竊決塘竊則罪故海
民謗閘無閘則海魚入潮河魚出汝閘則否故內外
漁通閘者謗閘他則宅是者謂閘阻潮汐吐吞改水
順逆關廢典故宅是者亦謗閘。夫謗烏足信也。而或
者謂閘啓閉故有準乃萬不可爽爽有微甚則私害
亦視之。此其敝在掌費者斬與私則然。其濶也則外
漁賂以滯閉者則然。斯二者誠有之。非謗之類矣。噫
此其責亦可謂下之難調耶。夫造物之生人也勞矣。

生而病則資醫。無醫猶無生也。故醫之勞與造者等。今開造者誰湯侯也。醫者誰蕭侯也。繼蕭侯而醫者知爲誰勞則等也。醫之劑凡幾窒泄於甕一也。斬而滯啓賂而滯閉者痛砭針之二也。

西溪湖記 織悉

虞之爲縣壤高河水東下舊有湖曰西溪者當縣西南主畜水以備旱三鄉負郭之畝恒賴焉宋末李顯忠旣請其高者以牧福邸仍之遂盡田以庄湖始廢旱輒不登元尹林希元欲復之不果入 明田旣稅

則湖益不可復矣萬曆癸未夏旱知是邑者爲朱侯
既合衆以禱乃更求長策得湖以請於府某公某若
省及分省諸公竝得可遂復湖湖東起湖山麓北抵
鄭家堡迤北以西至龍舌嘴前村之高阜南盡長港
捷從而長得弓可九百二十七衝而廣損從者三之
一周而度之爲丈者千七百五十二當湖爲田時計
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茲復田以湖宜仍抵湖以田
也而夏蓋白馬三湖適得新括浮畝可五百有奇第
都之區曰十二者括地復得隱畝九百餘二百直買

之以抵田而稅有隱羨於其所者若干括得之適相
當復用以抵稅蓋二抵具而湖告復始果他若水道
宜塞者塞之凡七所宜引以佐湖者引之凡三十有
六所開之以潴以泄坊一以表築室一以省責其成
於里之正長畚鍤所及計高廣近遠而課之竝有差
費取倉粟庸取募丁閱幾月而迄事是役也不勞民
不耗公取浮修墜下相地紀上佐天時而中免夏畦
之桔槔使吾虞千百年之久魃雖苛不能必饑與殍
於吾民也是孰使之然哉衆謀記於予予謹記日侯

名某字某某地人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治廉平而
興學獎士尤諄諄云

義塚記

代

言法而正

古者井田以養民亦鑿井以共飲而死徙無出鄉四
井爲邑間有徙者徙是邑而已故易之井曰改邑不
改井往來井井曰改曰往來者徙也曰井井者言徙
而相恤彼井猶此井也易舉飲之井固卽耕之井矣
夫有田以養何煩於客徙而不出邑又安有客而死
者後世井廢而養窮則不得不取養於客客而不能

歸則不得不鬼於他方而燕爲多多矣而欲逐以營之如范式李勉其人則燕又爲少會稽白子受采義人也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與飲誓醕而興曰殤劇矣蓋塚諸然塚必自吾鄉與山陰始十老曰諾告而從者三百人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買地逮宇齊化門之外六里曰崇南坊飭而塚焉其大可容其規可以久事旣迄白子以予嘗與聞也遂以記謁予蓋嘗讀周禮塚人而疑塚人之設若曰官出地以族墓國民有墓大夫以掌之則民宜無不墓者矣而禮

記月令乃復有孟春塋鬻之政西伯之仁其使民送死常必無憾而岐周之野又間值遺枯而僅幸以掩夫若此者豈古者墓大夫之葬特專爲不遠徙之農民而職業所拘有行貨行役於他方者猶不免於溝壑乃若西伯之掩而曰枯此則直父尚未遷岐時之鬼耶夫王政亦何常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墓大夫不足故補以埋鬻岐之枯失於先故補以追掩國冢所在有公塚以澤諸殤塚亦曰義初不虞客鬼之多如此也公塚而鞠故補以私徙則出鄉矣而死猶

似不出其鄉之井也予感且嘉焉故記成而置碑仍
其名曰義塚他若塚多羨地與舍酌所息以需事特
詳而尤善者隔女塚以別嫌籍地舍若工始末時若
課工若諸創者助者貲者名氏若貲之等悉碑北

石頂浮圖記

代

詞思燒畫

始予之治新河也本以利農士相顧指形勝曰是且
利我乃遂以新河口可浮圖請予復爲作浮圖於河
口小市石頂梯者九觚而面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
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率倚募不出帑一錢總

而董之者爲某官某分而理之者爲某色人某出納
而監之者爲生某始壬午九月迄乙酉四月而浮圖
成子嘗謂人處天地間而氣與之通氣有溫涼寒暑
濁清忻慘和沴凡此諸祥與諸不祥竝從人口鼻膚
孔榮於藏府乃始澆漱志慮儲於心胃而發揮於事
業與飲食衣服功用大相等蓋一吞吐服習間而靈
蠢係之故昔之人視山川城郭間氣有欲去而不留
者必假物以留之若投轄於井牽挽酒賓使復宴笑
一堂不遂落莫蓋自樓觀亭臺以至改一檐蔭一樹

而浮圖則其最大者舉無非留之之具也氣留則爲諸祥氣不留則爲諸不祥故有疆域壞聯也而郡邑郊墟相去僅炊煙而風物人才不啻胡越者則所云吐吞者有以異之也留屬具使具而苟焉則猶無留舟之得水與其風也必帆而後駛帆大小同苟完缺異而駛亦因之矣浮圖從大江高石頂拔起二百尺觚八面而九梯之其爲帆之大且完也不已多乎今夫爲子弟者以疾告其父兄必先以療不已而至於請召史巫爲厭勝必且聽之不如是則猶爲有遺力

使堪輿氏舍其繆迂用此道以治山川城郭誰得而
舍諸雖然此在父兄言則可也萬曆某年月日浙山
陰某記

修郡衢記 簡折

紹爲府領縣者八東南西三道綰錯而道於他府號
最衝凡縣若他府有事於紹之府者輿馬與人蹄踵
如織雷轆而杵鳴介然惟一衢乘之而際府治者爲
甚故其圯也亦易於他衢圯而霖則沃不霖則傾不
特病於履於觀亦陋今庚午或有新之之請當其時

知府事者爲某判爲某推爲某成以爲此歲方饑卽
衢矣必且勞民與其勞民寧陞觀而病履也而民之
輩某某者相與謀曰三公明府以勞民而罷衢卽以
毋庸於勞民而新衢者請可得也於是某等以其辭
請諸公可之遂衢衢成計府以南止橋以東止關之
東踰若干步爲丈縱者若干橫者若干計石若干役
工凡若干銀爲兩者若干銀所自出上自關之大老
若卿大夫士下至庶人凡若干出銀之等多至若干
少亦不下若干蓋所謂毋庸於勞民而便履履新厥

觀者也邑人某記

長春祠記 踟躕掩映大有風容

歛之何君曰洪者其父翁諱某嘗嘉靖某年間買於杭得君最晚其後翁漸老君曰賈不可已而養又不
可違於是始買廬以迎翁遂世爲杭人既歿塋湖南
之麓刻木爲祠甲子間君之仲子良有疾大困禱醫
勿驗會人曰餘姚有徐叟永者能致神迎之永所致
者神附筆以書自云純陽子輒賦詩詩曰三春柳外
鶯聲好啼落殘紅半樹花分付杜鵑休叫月一窓香

雨濕春沙書已君誦詩知吳不可救已然時正冬而
此云三春卽不救宜尚緩後六日吳死君懼復令永
致純陽子問所以純陽子曰昨云三春三春者謂吳
六日人也示矣主人不之省耳君大愕且痛哀其子
純陽子因謂君曰死者不可救矣生福不可修耶吾
爲爾號福修子且曰吾輩近亦厭壺嶠而欲少憩人
間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君家墳墓在焉其爲吾卜
築於此爾兩世祖皆吾仙籍中人故來以此相屬吾
屬不可妄得也君稽首聽命於墓之麓卜日命工面

江翼山中奠一閣左右夾之上構一亭飛梁壘石下復以室用備時享甃池澄深欄榭聯校雜樹鮮花奇禽響答儼然紫都始青之鄉凡所規摹悉出神意扁聯之畫亦並神書多至數百餘字悉皆瑰逸迥無埃塵始某年月日既成肖像以升凡列仙籍者自某位至某位十有幾人而君之祖某公若女祖仙姑與焉四時之祭品數有等直計工財糜金若干餘兩予始聞謂神仙方厭世而復索居於人初不甚信及是會何君於逆旅君飲我以酒道其事甚詳予觀何君信

人也。予雖不信茲事，豈宜疑何君哉？予嘗覽純陽子傳，純陽子與人間來，往事至多，不足甚怪。至王方平欲會麻姑，豈無其所？乃至飲食於蔡經家，此猶曰暫耳。若梓童真人，令苟洙父子爲其作殿，自扁曰霄霞，目爲之記，而復自書之，其畫與文悉習人名家筆也。是孰能僞之哉？今而後乃知世有忠信不琢之士，如何君者，雖神仙亦不得而遠之也。如此，然則今之記君，宜請純陽子自爲之，如洙父子然，要當不下梓童真人，而顧使子凡近者爲之，又何也。

半禪庵記

此等叅微真與長公頡頏

人身具諸佛性。譬如海水。結諸業習。譬如海冰。當其
水時。一水而已。安得有冰。及其冰時。雖則成冰。水性
不滅。又如煉汞。求朱。矯白爲赤。齊鉛作粉。熨白爲玄。
變染而成。各有界畔。如山吳達越。必經錢塘。江心之
際。吳越分矣。然東則投吳。還西則越。分無定形。際難
剖趾。由斯以宣。半義舉矣。微之休寧居士程希正甫
家黃石潭上。大谷中。萬松最深處。垣園百畝。名松逸
園。栽勝構建。旣成八區。景聚心娛。莫不畢備。乃就半

山東茅以庵用旃檀肖大士及諸菩薩栖其中而題
曰半禪書其鄉王山人仲房園記以來而摘庵記於
予予惟正甫爲人風雅勻停根塵融會所云半禪將
謂居士未離家緣是則半俗稍脫塵網是則半禪斯
義諒爾辟如塑像工人以一石香肩和一石土沙而
爲一佛香穢雜處終不成半又如鴛鴦學生一頭東
行一頭西赴不着一邊大修之人不若頓超諸緣盡
澄性海則茲半俗莫非半禪舉茲將化未化之冰悉
還一水無禪可半何況半俗鉛白汞赤越東吳西義

復如是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有全禪契真諦不
妄爲作是記、僕書入石記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參
之。

呂氏始祖祠記

餘姚之有諸李其一爲呂也而呂之遷餘姚者則自
新昌始蓋在趙宋有呂億者仕其宗朝爲大理評事
扈蹕而南遂家新昌七傳而至鍊鍊父其尚宋福邸
官郡馬當其時虜逼宋且及咸既鍊始圖遷避之不
果傳珙珙傳貴義虜果及而始遷上虞之達谿悅餘

姚山水再遷餘姚之新河於是餘姚有呂氏呂與李
聲相近也 高皇帝新立用法嚴當貴義公世籍戶
口書誤易呂以李及覺而籍已土欲請更不敢貴義
用是缺然以終其身及箕呼其子德玉訣曰吾死其
令呂氏子孫世世著妙生則從李而已沒仍呂自鍊
至德玉世修德聞於姚自德玉幾傳而有今師栢公
名本以對策中 上旨甲第歷翰林自國子師拜相
佐 世皇帝致太平十有四年辛酉夏以太夫人憂
歸服既闋舉廢追遠漈漫一新顧謂冢子禮部君元

日姚自始圖遷以來積德幾二百年而始集於我幸
不墜其可以怠厥事女其更營之禮部君亟共命趨
而拓舍旁地以祠四公自錄至德玉治王以升又置
田若干畝以給其屋儀物數登降之節悉如我明
集禮始某年某月日師相公樂觀其成扁其門曰呂
氏遷姚始祖祠使來命其以詞曰予將剽諸牲石某
再拜皇汗謹按呂世侯伯自夏封太岳周太公望封
齊入漢以高后戚封侯者亦多至二十餘人而霸晚
最顯其後子孫在魏有虔在唐有延之延之子有涓

渭之子有溫有公在石晉有琦在宋有蒙正有端端
子由誠由誠子億實始新昌凡茲十一公一侯兩相
上卿者四人侍從出守者視之噫盛矣然始衰於戚
當二十侯時族矣而霸僅以穉免積千百家而後有
文穆公蒙正正惠公端及鎌之圖遷也又以戚雖禍
殊族然播越亦幾衰矣又積二百年而始有公其在
三代則太岳太公望在宋則文穆正惠也功德在天
下發祥在祖宗報之以祠孰曰不宜某遂頓首作詩

曰

周呂纘夏胙土於青祀岳煮海實惟神明迨於中不
兩以戚故日中而晷亦世之數在漢不戚馴至霸虔
大起宋唐十有一賢惟賢伊何二相四卿他昔侍從
代爲明臣自剡之居則爲宋戚再卜而遷乃居姚邑
始陞於鎌積二百年又大於公師帝格天功德業業
爲望爲岳其在宋室正惠文穆相公曰噫荷茲景祺
是不在我福由祖厓作祠於姚實尋故址宏構拓基
則自公始旣卜四主用牢以升春秋饗祭嗣歲肇興
室宇物儀遵我王制族宗百口可謂日知檐角暈飛

江海之湄追遠歸厚式此孝思

石刻孔子像記 亦一證據

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偶考夫子象無髯惟家廟小影爲真又引孔叢子云先君無髯髯近郎氏七修稿亦云吾夫子七十二表形容盡矣今象夫子者多鬚而彼表獨不稱須可疑也意伯固所顧有據然予讀家語孔子適鄭與弟子輩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類似堯項類臯陶肩類子產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

子笑曰形狀未也而曰似喪家之狗然哉噫吾夫子之然殆傷已往往於諸國君而往往不遇終無所投止四顧徘徊如喪其家者然也不遇則何補於東周此春秋所以作也故曰吾志在春秋噫徒志而已矣東門人乃親見夫子孔叢子夫子後而荀子書云東門子姑布子卿則善相人者竝不髯夫子則貌夫子者宜不髯韓昌黎肥而胡韓熙載癯而略鬚兩人皆諡文公姓又同繪事者亦兩相誤乃知人間事誤不少

烈婦姚氏記

代

他人屬事非不切實終如曠

曠每誦此文真有感歎

隆慶六年七月九日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
謝公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當嘉靖三十
六年甫十有六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緝緝父故權吏
死而家益貧緝嗜酒失業閱四年并其妻自鬻於某
宦家將挈以之京妻覺之恚曰是將及我且吾夫總
辱吾夫族若吾族儒家也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
哉欲拒知不可乃夜紉其褌袂以自閉懷石沈河死

實下和豐坊界上去其居不百武其後縉竟以貧死
無家且無後事遂不章唯明公仗節蒞浙急大體先
教化所至郡邑錄忠孝貞廉之輩以風曉末俗無間
幽顯如姚氏者不宜久使沈淪公覽書下其事於縣
長吏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
此者問所以咸如諸生言謂宜表姚氏宅而縉先以
無家死表無所歸始議碑於其故沈所以覆公報曰
可且曰碑以表姓氏久卽湮耳其記之以備作志者
之采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其既記其事如右因感

之而嘆口。余老矣。垂八十矣。涉事頗不淺。至每見旌
婦人問之。非某貴人之妻。則曰某貴人母也。雖未必
盡然。要之槩如是耳。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甚難。
而評乎旌者。且眇之。以爲甚易。夫旌之者。風之也。苟
易矣。曷風哉。至如今姚氏舉。則絕及是。蓋受旌者得
之爲甚易。而評乎旌者重之爲甚難。難之者。風之也。
噫。惜哉。不意余老垂八十而復一見院臺邑長之善
於風民若此也。故於記事之餘。并及之以告。

鎮海樓記

代

雋偉閱暢足稱大篇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
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

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
樓 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
書畫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
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予奉 命總督直浙閩軍務

開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某官某
等謀復之人有以不忌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
之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

汝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村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間高翥長鸞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夷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遊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悵然若失所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鍾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暑啓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

而一旦廢之使民憤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高皇猶知借鏐事以請誠使今海上羣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所款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海微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母浚徵於民而務先以已於是予與其官某某等捐於公者計銀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某年月日計所構甃石爲門上架樓樓基壘石高若

千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左右級曲而達於樓
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
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
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
於今五年寇劇者禽來者遁居者懾不敢來海始晏
然而樓適成故從其舊名曰鎮海

酬字堂記

黃花瘦石不妨幽致

鎮海樓成少保公進涓日是當記子爲我草草成以
進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趣召掌計廩銀之兩百有

二十爲秀才廬。渭謝後不敢。公曰：我愧晉公子。於是文乃遂能愧。湜儻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薄矣。何侈爲。渭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橐中賣文物。如公數買城南東地十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花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亘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笋迸雲。客至網魚燒笋。佐以落果。醉而詠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額其堂曰酬字。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四

終